



译边草

◆ 增补版 ◆

周克希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译边草

◆ 增补版 ◆

周克希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边草/周克希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11

ISBN 978-7-5426-2891-6

I. 译… II. 周… III. 翻译—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506 号

译边草

著 者 / 周克希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35 千字

印 张 / 7

ISBN 978-7-5426-2891-6

I·395 定价:25.00 元

序：周克希和《译边草》

南 妮

几年前在译文社的办公室认识了周克希先生，是朋友介绍的。当时我是去约稿的，没有多谈什么，但对周克希先生留下了有异于一般文化人的特殊印象：平静，文雅，有趣味。因为周克希先生是翻译法国文学的，所以私下里一直以为周先生有一股“法国味儿”。

周克希先生真的寄来了稿子，这就是《新民晚报·文学角》上开了两年的专栏“译余琐掇”。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些以漫想与随笔的形式记下的翻译感想，报纸刊出以后的效果也非常之好，不断有读者来电要求告诉该专栏登载的具体日期，以补读他们可能遗漏了的篇什。

以后，我读过周克希先生的大部分译著。用两个字可以用来描绘我读这些书及对周克希先生本人的感觉，那就是“钦佩”。我对外国文学有一向的爱好，但有些书的翻译实在让人不忍卒读，用作家余华的话说，那多是些“披着羊皮的狼”，不知是译者有意唬人的，还是他自己半通不通造就了晦涩。直至年过三十，我才懂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我曾经拿周克希先生的《包法利夫人》复译本与李健吾先生的著名译本仔细对

照,发现周克希先生的译本更加现代更加精妙。这个复译本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完全是实至名归。

《译边草》收有周克希先生十来万字的作品,包括“译余偶拾”、“译书故事”和“走近普鲁斯特”三个部分。在有些人,这十来万字完全可以敷衍为十五万字,甚至二十万字,光在巴黎高师进修、在巴黎生活的两年就可以洋洋万言。而那些灯下苦读的经历,更可以重彩浓墨。然而,周克希先生是如此吝啬笔墨。在《译边草》里,我们读到了翻译界的趣闻、名家的妙语,读到了对经典的评介和关于译文的疑题,读到了翻译与创作的共融互补、语言的丰富与微妙,读到了“学海无涯”的宏阔和“十年出一书”的沧桑。这些,都是以平实散淡的作风、站在美学趣味的立场让我们心领神会的。趣味从来就是高级的、节制的、贵族的,趣味如果铺天盖地、洋洋洒洒,那就是滥情与庸俗了。我以为凡喜爱文学与文字的人,都值得去拥有这样一本薄薄的册子。在书桌上、在枕边、在旅行途中虔诚地读一读、随意地读一读,于我们的见识、修养一定大有益处。平实散淡的《译边草》激起的是我们对经典著作、对文学,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心灵与生命的难得的激情。这或许是谦虚的周克希先生所没有想到的。

我一直以为学数学出身,使周克希先生有别于一般的文学家,他行文冷静、精确,对译本的揣摩有一种科学的细致的精神。周克希先生又生性随和风趣,不板名家面孔,有些像他最喜欢的作家汪曾祺,这又使他的文字朴素鲜活充满人性。

“充满人性”对一个翻译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由我来写这本书的序是不合适的，这也反映了周克希先生不照规矩（请名人前辈或优秀同行写序）办事的名士风度吧。对于我来说，能在这里有机会向广大的读者说一说我对周克希先生译著及其文字的信任，是三生有幸的。时下，值得你信任的人、书、节目、物品都是太少了。

目 录

序:周克希和《译边草》 南妮

一 译余偶拾	1
翻译要靠感觉	3
译者的气质	8
度与“翻译度”	11
译文的尴尬	15
有所失落与“过犹不及”	22
“如实”与传神	26
色彩与趣味	31
好译文是改出来的	38
查词典这道“坎儿”	42
语法与逻辑	48
古文修养还是要的	52
一名之立	55
惹得读者向往	60
要加“催化剂”	63
另类的修辞	66

“透明度”更高的翻译	70
格物与情理	73
绝望的双关	79
“临时抱佛脚”与文体	85
“瓷器活”与专业书	88
他山之石——译制片	92
 二 译书故事	 109
1. 很久以前,在巴黎……(《成熟的年龄》)	111
2. 没用上的“眉批”(《古老的法兰西》)	116
3. 气质攸关(《王家大道》)	122
4. 深深的怅惘(《不朽者》)	126
5. 树上美丽的果子(《追忆似水年华·女囚》)	131
6. 岛名、人名与书名(《基督山伯爵》)	136
7. 折衷的译法(《三剑客》)	141
8. 译应像写(《包法利夫人》)	146
9. 用心灵去感受(《小王子》)	149
 三 走近普鲁斯特	 153
1. 写在第一卷译后	155
2. 《心灵的间歇》及其他	159
3. 艰难的出版	162
4. 追寻普鲁斯特之旅	165

5. 巴黎,与程抱一叙谈.....	181
6. 与陈村聊普鲁斯特	190
只因为热爱——代后记	209

译余偶拾

翻译要靠感觉

1. 文学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觉的历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翻译跟演奏有相通之处。

演奏者面对谱纸上的音符,演奏的却是他对一个个乐句,对整首曲子的理解和感受,他要意会作曲家的感觉,并把这种感觉(加上他自己的感觉)传达给听众,引起他们的共鸣。

超越音符,演奏者就成了演奏家。

2. “一个艺术家若不比常人更为善感,是不成的,”这是汪曾祺写到沈从文先生时说的。在他心目中,“沈先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非常容易动情,非常容易受感动”。

汪先生自己也是善感的人，看到一些“如闻其声”的平常琐碎的对话，也会“如沈先生常说的，一想起就觉得心里‘很软’”。

在评论年轻作家黑孩的作品时，他说：“也许因为这些感觉，使有一些人认为黑孩的作品不好懂。不懂，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没有感觉。”

译者没有感觉，同样也就看不懂作品。但翻译在形式上不同于创作或评论，因而他往往意识不到（或者干脆不去理会）有没有感觉、懂还是不懂。

这样的译本，读起来感觉怪怪的，让人似懂非懂、莫测高深。

3. 汪曾祺提到，“好像是屠格涅夫曾经这样描写一棵大树被伐倒：‘大树叹息着，庄重地倒下了’。这写得非常真实。‘庄重’真好！我们来写，也许会写出‘慢慢地倒下’，‘沉重地倒下’，写不出‘庄重’。”

屠格涅夫写得好，译者也译得好。我们来译，或许译不出“庄重”。

汪先生在自己的一篇小说里描写夜里的马：“正在安静地、严肃地咀嚼着草料”。他后来说，“‘严肃’不是新鲜字眼，但是它表达了我自己在生活中捕捉到的印象。”

感觉是一种才能。

4. 傅雷译《高老头》，两度重译，出过三个版本。

拉斯蒂涅克给但斐纳小姐带来德·鲍塞昂夫人的请帖，小姐满心喜悦，情意绵绵地说：

“倒是您（你，她附在他耳边说……）”

——这是 1946 年版的译文。难以详察法文中尊称、昵称之别的读者，恐怕是没法领略其中奥妙的。

1951 年和 1963 年的版本，都改成了：

“倒是你（好宝贝！她凑上耳朵叫了一声……）”

这样一来，就把但斐纳小姐在客厅里，先是当着女仆的面称“你”，然后凑在他耳边悄悄说“好宝贝”的神情口吻，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出来。

从字面上看，前译分别以“您”、“你”来扣表示尊称的 vous 和表示昵称的 tu，似乎无懈可击。但实际效果不佳；原因就在于译者无法把他的感觉传达给读者。

5. 托尔斯泰自有一种贵族气质，笔下显得舒展而从容。陀思妥也夫斯基一生蹭蹬，写的又是小市民，行文常常让人感到急促、紧张。但是在中译本里，这种差别远不如原文那么明显。

曹国维先生重译《罪与罚》时有这样的体会：陀氏的原文有时看上去颠三倒四，像是在东想想，西想想，然而就这样，他把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传达给你，抓住你，让你也紧张起来。这样的文字，不能去理顺，“一理顺，紧张感就消失了”。

这是一种对紧张感的感觉。而据国维兄告诉我，他是在译了全书将近三分之二的时候，才越来越清晰地找到这种感觉，而后再回过头去修改译稿的。由此看来，要让感觉这种才能得以发挥，非得先把自己浸润到译事中去才行。

6. 赵丽宏先生在一篇随笔中提到：“前几年，读一本汉译《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感觉就很别扭。译诗中的春天是这样的：‘今年春天一切都很特别，连麻雀的鸣叫也挺欢快。我甚至不想描述心里多么高兴和舒坦’……”

他说：“我看不出这春天有什么特别。……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曾经使无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共鸣，然而我无法相信，这样的文字，爱挑剔的俄罗斯读者怎么会因之痴迷？毫无疑问，这一定是翻译出了毛病。”

7. 写到这儿，我想起谭抒真先生的一番话。话头是从一位颇负盛名的演奏教师引起的。这位教师翻译了一本音乐家传记，谭先生觉得这本书译得佶屈聱牙，英文理解既不行，译笔又过于拘泥。谭老举了个小提琴演奏的例子。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开头的那个乐句，翻高两个八度后，

听起来往往音高偏低，祖克曼等名家演奏时情况都是如此。但海菲茨的演奏听上去就很完美，原因是他在高音区拉这个乐句时，每个音都略微拉高了一些。谭先生说：“这时就得拉高一些，因为艺术是以感觉为准绳的。”

艺术是以感觉为准绳的，这话说得真好。

8. 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Gauguin)说，塞尚(Cézanne)作画用眼，修拉(Seurat)作画用脑，洛特雷克(Toulouse-Lautrec)作画用脾脏，卢梭(H. Rousseau)作画用幻想，而凡高(Van Gogh)作画用心。

我想，理想的译者在翻译时，既要用眼，也要用脑，用幻想，(脾脏怎么用，恕我不敢妄言，)更要用心，用自己善于感动的心去贴近原著，去贴近作者的心。

译者的气质

9. 宋诗云：“长壕无事不耐静，若非织绡便磨镜。”（杨万里）

“耐静”二字，让我想到草婴先生，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事我们这项工作，有一条相当重要，就是甘于寂寞。……你关在屋子里默默地爬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格子，理解你的人，或者了解这个情况的人，有时候并不是很多的。你应该咬紧牙关，甘于寂寞。

草婴先生独力翻译卷帙浩繁的托尔斯泰全集，正是“咬紧